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主创蔡拥华接受采访表示：

探索“全因素国画”新样式 填补长征南粤段艺术题材创作空白

朱红色的天光刚刚泛亮，云海像一条奔腾翻滚的大河横贯画面上端；正中主峰如通红的炭火，仿佛一股股热浪迎面扑来，群山自右向左如浪涛层层推涌；墨色最重的地方压在近景，红棉开得正艳，拂晓时分，一支行军队伍沿着田埂，隐入山间……

三米高、近七米宽的大型国画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于10月22日起，亮相广东美术馆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”。

作为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主创代表、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拥华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为创作这幅作品，尝试探索“全因素国画”的新样式，以大型公共主题创作的立场，不局限于小我，要表达“大我”，让其成为长征题材的公共视觉载体。



▲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，主创团队林蓝、蔡拥华、刘文东、杨峻、王少浩，2026年



◀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局部

曾被美术家忽略的“二十一天”

创作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的真正起点，不在2026年初，而在十年前。

2016年，蔡拥华随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重走长征路，了解到红军过境南粤的史料，随即便尝试创作了四张四尺作品，包括红军桥、红四军团指挥部夜景等。“那时候党史资料还不够完善，很多材料里对红军从江西到湖南段只是一笔带过，广东甚少被提及。”而随着近年广东党史研究不断完善，红军过境南粤的史实逐步被系统还原。

另外需要一提的是，去年蔡拥华等主创完成的巨幅山水《大美天山》后，团队一直在思考，是否应该寻找一个能够凸显岭南文化基因的主题。正是有如此的“双重”念想，在年初团队便商议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一幅大型主题性作品。

“我们决定把创作聚焦红军在广东停留的二十一天，专门挖掘这一段少为人关注的历史，让全国观众知道长征还有发生在广东的重要篇章。”蔡拥华如此告诉记者。而同为主创成员之一、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刘文东也补充说，“红军途经广东这二十余天的历程，几乎没有绘画作品表现过，我们希望用绘画把长征发生在广东的历史事件定格下来，填补美术史的这一块空白。”

“画面不只是表现打仗，更要写出背后的智慧”

这幅作品立意上的第一个突破，是“不画”。

“不直接描绘战争厮杀场面，最初设想就是纯山水画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亲历战争，硬画激烈的战争场面，不好把握。”蔡拥华进一步解释，长征队伍途经广东时，主要是迅速转移，大规模战斗并不多，“但有几件关键的历史事件，必须写进画面，而且要写出画面背后的东西。”

“比如水口战役，这场1932年的恶战，严格说不属于长征，却深刻影响了长征，为红军借道广东埋下基础。画面不只是表现打仗，更要写出背后的统战智慧。”蔡拥华说。

毛主席诗词《七律·长征》里的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是整幅画的意象总纲，所以，山势不能画成普通常规山岭，要画出群山翻涌如同浪涛一样的动势，从而使得构图难度极高。当创作团队攀山涉水、穿州过省登顶华南之巅猫儿山后才体会到诗词对五岭描述的到位。“站在山顶，才真正看见群山如浪涛。”蔡拥华感叹，连绵山脊一层叠一层推向天际，这幅画的山体造势、连绵山形，灵感就取自猫儿山。

现在细看画面，可以感受到画中山势还藏着一个小设计：整条山脉微微向上、朝着延安方向，这是藏在构图里的视觉动线。把延安宝塔、万里长城与粤北南岭放进同一幅画，也是作品的“突破”点之一，“常规创作会觉得时空跨度过大，不敢放进去”。蔡拥华介绍，团队先后画过春夏秋冬四版色稿，最早一版《冬夜》画梅关飞雪，只写得出苦难，写不出从战略转移走向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豪迈。转机来自舞台艺术片《长征组歌》的影响，“舞台舞美的叙事手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，胆子才放大”。

“画面结构上半部分偏向革命浪漫主义，下半部分扎根真实史实。”刘文东进一步分析，“宝塔山代表延安，是红军长征奔赴的希望与目标；长城象征家国，寓意北上抗日、保家卫国。”

“红色调烘托黎明将至，充满希望的氛围感”

记者发现，这件巨幅作品并没有题字，这跟传统国画有较大区别，面对记者的疑问，蔡拥华回应表示，团队做过试验，尝试过题字版本，但整体效果并不协调，这件作品画面饱和，没有留白空间，所以，作品最终没有题款。而在右上角特别盖有一方“大道启程”的朱文长方印，这一设计也十分巧妙，“这方印章是专门为本画创作的，长征即大道。”蔡拥华介绍，创作这幅作品，尝试探索一种“全因素国画”的新样式，以大型公共主题创作的立场，不局限于小我，要表达“大我”，让其成为长征题材的公共视觉载体。“笔墨线条、墨色结合要保留，同时该写实就写实，该主观表现就主观表现。这是‘全因素’的核心，把水墨本体、写实造型、主观色彩甚至光的效果，统统纳入一张画的语言系统。”

先看画面里对“光色”的处理，传统国画不太擅长表现光色，而这次创作团队在处理红色时，不局限于朱砂而大胆调配综合颜料。主山四周那圈黄灿灿的暖光效果，经过了反复调试、层层叠叠。这种色彩的处理，得益于蔡拥华善于积累生活素材的习惯，“冬天烤炭火盆，火红木炭堆叠，给了我们色彩启发，决定把群山处理成一片火红。这也象征着红军火热的革命热情，同时，红色调也烘托黎明将至，充满希望的氛围感。”

再看云气处理，画面尺幅虽大，但上部云海却是一气呵成，形成连绵不断的整体走势。主创成员之一、广州美术学院讲师杨峻介绍，“我们在小稿阶段尝试了云海效果，大家商定后再沿用这一构思。但这幅作品尺幅宏大，烟云横贯全幅，难度很大。我站在升降车上画，蔡院长和文东老师在下方观察，随时就烟云的曲线弧度、留白虚实等问题，提出建议，适时调整。”

细看人，画面上约有六百名红军人物，战士肩扛步枪、扁担上捆着的印刷机和各种物料，动态各异，杨峻告诉记者，“我们反复修改行军队伍，后来王少浩老师提议增加多组队伍，把广东时期红军行军的时代特征，尽可能在画面当中呈现出来。”刘文东补充表示，地域符号上，前景加入广东的木棉与松树等岭南代表性花木。实地考察看到粤北地貌，不只有山路，还有大量梯田田垄以及建筑、桥梁、炮楼等，这些实地所见的地貌和史料考证的细节也落实到画面。

“把个体融入时代、融入历史长河”

我们把《长征·南岭长歌》放回岭南美术的谱系里，也可看到清晰的脉络。岭南画学本有以笔墨描绘历史与现实的传统，高剑父《东战场的烈焰》以城市山水承载抗战的惨烈；关山月坚持行万里路、对景写生，以山水承载革命史迹，《长征第一桥》《长城内外尽朝晖》皆是典范，他与傅抱石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更确立了大视野整合南北山河的诗画范式。

此外，放眼全国，石鲁《转战陕北》、李可染《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》的探索同样为这次创作提供了借鉴的养分。蔡拥华认为，“做主题创作，就是把个体融入时代、融入历史长河。这不只是我和我们团队的成果，背后是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力量。”

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在展览开幕式上致辞中表示，粤北作为红军万里征途的第一站，这一独特的地缘方位，赋予广东在中国长征美术叙事当中“起点书写”的特殊使命。广东美术界素来传承革命美术传统，始终将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作为重要的主题创作方向。画笔不仅是描摹山川的工具，更是与英雄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新时代的广东艺术家接过了这根接力棒，全面展现了长征精神在艺术界的当代回响。